

纪念

# 独把春光磨铁砚

## ——读《罗荣渠文集之四 北大岁月》

董正华

罗荣渠先生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，认为“通”比“专”更有价值，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、中美关系史所拘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，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，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。

**今** 年8月29日（农历八月初三）是先师罗荣渠教授90周年冥寿。先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，在新中国建立的凯歌声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，怀抱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走上工作岗位，却不料半生坎坷。然而，先生仍负重前行，矢志不移于其道，学术上成就斐然，自成一家。1996年，先生因积劳成疾，突发心肌梗塞辞世，享年69岁。

69岁的年龄，在古人是年近古稀，在今天则还是盛年。从罗先生留下的著作，特别是他最后十年近于火山喷发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到，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、完整，且独树一帜。如果再给他哪怕只是十年的学术生命，以他的勤奋和写作速度，别说每月一文（这是他1996年年初给自己的规定），就是双月一文、每季一文，其成就也可以跟更老一辈的文史大师比肩了。先生的突然去世，何止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！聊可告慰的是，他的一系列不恤成说或发凡起例之作，如关于拉丁美洲史、关于美洲发现（为什么没有中国哥伦布）、关于中美人民友好交往、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、关于对二次大战的认识，他研究世界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，特别是他一再阐发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，已经普惠学林，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。他在多年以前发出的“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”，如黄钟大吕，至今鸣响在人们耳畔。

**20** 多年过去了，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。先生的著作更是长置学生案头。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常常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其一，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，为什么没有像更早一代那样，形成众星灿烂彪炳史册的学术群体？

其二，毫无疑问，成功的学者必须具备“才”和“学”，而且还需勤奋。读书时的罗荣渠已经被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为同辈中的佼佼者，称赞他“天资



1945年，罗荣渠以高中二年级同等学力资格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。1946年摄于昆明。



▲1947年7月，罗荣渠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

►罗荣渠书法

聪慧，才华横溢，文思敏捷，多才多艺”（杨祖陶：《昆明沙滩燕园—莫逆之交五十载》）。在北大，罗老师的文字功夫是大家公认的，授课和演讲也极受欢迎。为文为师之外，他还能诗能书能画，大字行草笔力劲健而又圆转连绵、飘逸自如。他还是不错的男中音，不止一次登台放歌。用郝斌老师（1980年代曾任北大副校长）的话说，“他何止才学过人，简直是才气磅礴，才情纵横！”（郝斌：《牛棚内外忆老罗》）在历史系，罗老师的勤奋有目共睹。做过他的学生的人都记得怎样被他催着读书，也都亲领过他的身教。从他那里借来的中、外文书刊，几乎每一本都被他用红笔划得密密麻麻。他身后留下的牛皮纸文件袋堆积如小山，里面装满了他整理使用过的各种文献资料。

当然，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像他那样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工作的人。但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多少思想产品，带着遗憾默默地走了，像罗先生这样多年后仍然影响巨大的，其实为数不多。罗老师的学术成就，除了靠才华、才学，还有什么因素，甚至是更重要的、决定命运的东西在起作用？

反复阅读收录了他日记和书信的《北大岁月》，答案渐渐清晰：那就是他过人的胆识，正因为有这样大智大勇的胆识，所以他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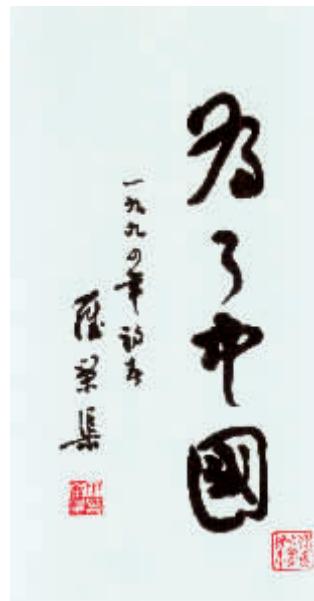
即使身处逆境，也能不惧艰难，不畏人言，奋然前行。

胆识，分开来是有胆有识，合起来是一种人生的气概和境界。青年时期的罗荣渠也有多次勇敢行动，如冒着危险投身“一二·一”运动（果然被特务殴打致伤），但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在追求学问上，风雨如晦而此志不移。他从罗尔纲所著《太平天国史纲》联想到做史家之不易。“所谓才、学、识，自然不能缺一，而且历史写作对于文学修养也是顶需要的；至于具有卓越的超时代眼光，更需要有不世之才了。”（《北大岁月》第54页，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）他首先关注中学，同时也致力于西学，为此在英、德、法、日等多种外语的学习上都狠下了些功夫。他阅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杜兰特（Will Durant）、萧伯纳等人的著作，关注古今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，对斯宾诺莎、对R.H.托尼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论述等等，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。

日记显示他大学时期就勇于质疑，读书绝不盲从。例如：

借到一本李鼎声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绪论写得很好。近来读到好几本近代史，都不太满意。（50页）

读《尚书》，他比较孔氏传和蔡沈集传两种本子，既肯定蔡沈纠正孔安国的失误，又批评蔡全是从理学家而非史家的观点出发：



图书书目，许多至今仍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，其数量之大，真让晚辈读书人如我者汗颜！

**大** 学时期的罗荣渠思想活跃。起初，他想以历史为工具研究哲学，不久后又曾着力于中西交通史、历史研究方法论；他写过《古代琉球问题之总清算》；计划利用假期写作《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》和《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》等三篇文章；曾经设想撰写《再疑录》，探讨比较悲观与悲剧、偶像与信仰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、自由与平等、中国古代“易道”与西洋辩证法、史学目的论与情景论等问题。他还有志于撰写一部学生运动史和一部历史哲学，最后，在向达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》。前面那些计划、设想看似庞杂，其实都没有离开他的志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，反映出他初出夔门就勇于尝试、勇于进取。不难想象，能够做出这些计划，不仅需要在上课之余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，而且需要多么敏锐的眼光和多么远大的志向！

（下转3版） ➔

策划：  
文汇报理评部  
执行编辑：  
李纯一 licy@whb.cn  
封面编辑：  
陈韶旭 csx@whb.cn  
封面图片：  
方闻先生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  
关注文汇学人

